

1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h L 9299.414~~

~~Ch L 8301.414~~

3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九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隴西董斯張纂

靜勝文庫

姑蘇王留訂

藝苑四

好學

博古

著作

文章

詞賦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
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其為百世
之聖蓋不虛矣

論衡

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

而問焉

呂氏春秋

上原叔云顏子讀書缺鏘三摧

又公學讀書於白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

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國

語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游學

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

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

家訓

越王晝書不倦晦誦竟日

越絕書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

裳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西京雜記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二年法真歷年桓榮十

五年何休十七年

董謁字仲玄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游山澤

負挾圖書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編荆為牀聚鳥

獸毛以寢其上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籜

寫之舌黑掌爛人謂謁掌錄而舌學

洞冥記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

已授以文石大如燕郊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

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此石以授充宗又為碩學上

馬略年十七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續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也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略棄官入海惡蟲猛獸悉避路獨異志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以為專愚不知馬之幾足後漢書

張玄字居真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忽然如不饑渴東觀漢記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悟

而即返遂洞精典籍異苑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暗則然蒿自照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以記其專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西涼雜記

曹曾曾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政名為曾家

財巨億事親盡禮爲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畜鷄犬言喧囂驚動於親老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餅則甘泉自湧清美於常學徒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旣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

上

景君明經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

潛夫論

曹褒寢則爲鉛筆行則誦詩書

東觀漢記

文黨字翁仲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吾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

廬江七賢傳

呂蒙讀書開西館以延傑髦共相挖揚識見日進橋名西館至今存焉

拾遺記

闕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常從人傭書以供

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吳志

魏舒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
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
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
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

晉書

皇甫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
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况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

上

江泌少貧好學晝則斫履爲業夜則隨月讀書

南史

柳積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中夕
聞窻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人各負一囊
傾於屋下如榆筴語曰與君爲書糧勿憂業不
成明日視之皆漢古錢計得百二十千乃終其
業宋明帝時官至太子舍人

獨異志

宗慄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號小兒

學士

南史

殷禮字往嗣好學手不釋卷嘗從曲阿往反不

知隄瀆廣狹及行旅喧鬧時人語曰奇才強記
殷在嗣

劉瓛篤志好學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
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
並上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一便已好
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
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
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不知厭倦帝子

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况其庶士冀以自達

者哉

顏氏家訓○又南史云元帝忌劉之遴學遣人竭之如是者甚眾

義陽朱詹好學家貧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
腹寒無氈被抱犬而卧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
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費業卒成學士為孝元

所禮

上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
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南史

丘仲孚少好學讀書嘗以中宵鍾鳴爲限

虞通之少好學居貧室陋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臥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歡於舍壁後倚

壁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然糠自照並上

崔浩表於太武言臣稟性劣弱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

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

妄語者多真正者少

北史

李琰之嘗曰吾所以好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

但異見異聞心之願也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

能此乃天性非爲力強

北史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

新異之書慙懃求訪不問價貴賤必以得爲期

上

蔡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充當朝任事亮

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以人事筆硯何不往

就李氏彼家饒書固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

可獨飽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後魏書

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密於灰

中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內外呼為聖小

兒焉

北史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

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為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

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上

北齊御史李廣勤學博物夜夢見一人出於其

身中謂廣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

去因恍惚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

廣古今五行記

彭城劉綺早孤家貧燃燭難辦嘗買荻尺寸折

之燃明夜讀

家訓○以下博古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

論衡

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願

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

垂符

郭璞山海經序

王莽篡漢國祚將改忽於南陽市中生一肉塊

召荆房息來問曰此為何祥房息對曰臣不識
 有費長道通人也能識之莽遣迎費長道長道
 至莽問何物對曰此物一名肅二名伏中有鐵
 券長三尺六寸言王家衰劉家再興莽曰如何
 得見道曰須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莽從之果
 然搜神記

武帝時有人於嵩高山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
 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束皙
 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杜育童儒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
 不綜一時稱為舞陽杜孔子文士傳

襄陽人開古塚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
 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江淹

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南史

王儉自以博學多識讀書過陸澄澄曰僕年少
 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

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

南齊書

梁昭博極古今號曰學府

梁史

崔贖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
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四尺四寸着大領
衣冠幘卽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贖答曰謹案
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卽是漢文以來之制作也
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以
玉爲形像長四尺四寸或出或隱出則世治伏
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嶽神自見臣敢稱
慶因再拜百官賀畢天子大悅賜縑二百

以上

著作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

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

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

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

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

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剝

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爲膏燭及

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

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拾遺記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范蠡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方所出

本傳

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之時燠日爲瞽人以絕寒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律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國時其書絕滅矣

拾遺記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

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孔叢子

孔衍字舒元以戰國策所書爲未盡善乃引太
史公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
秋後語 史通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襟記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
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
山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

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讖書云董仲舒

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

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

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

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

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

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

終其未盡也叔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

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

論衡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賣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

楊雄覃思文閣碎文瓌語肇爲連珠擬者間出

杜篤賈逵劉瓛潘勗欲穿明珠多買魚目唯士

衡理新文敏

文心雕龍○又趙岐擬連珠四十一首見三輔決錄注

楊子雲恬淡寡營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

惡之及卒怨家取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多行於世至今無有白其心跡者

桓譚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楊雄有太玄經楊泉

又太元經 金樓子

郭泰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

行遭亂亡失

別傳

趙曄受韓詩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

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

按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

論衡

會稽周長生文士之雄也作洞歷十卷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侶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曆長生非

徒文人所謂鴻儒也

秦微公卿子為諸生有志操者錄之號童子節

續漢書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儒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漢阮倉作列儒圖劉向校理經籍始作列士列

儒列女傳

隋書

魏嚴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惟以示象

文帝好學黃初中散騎侍郎劉劭等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志

向秀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上曰連璧中曰述聞下曰

析名

書目

嵇君道言陸平原作子書未成余一門生昔在平原軍中常在左右見平原臨亡歎曰窮通時

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畢而終班固爲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

抱朴子

束皙晚應司空辟入府六日除著作佐郎著作

西觀撰晉書草創三帝紀及十志

文士傳

張載作濛汜賦太僕傅玄見賦歎息稱善以車迎載言談終日玄深貴重載遂知名起家徵爲佐著作郎

上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常陳几案

梁書

顧野王字休倫撰梁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

六十卷常隨駕行內人謂之著脚御覽

陸廣微吳地記

野王又字希馮見南史

虞綽轉為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

蕭吉著金海三十卷見隋書方藝傳常作安土

法所言本命月德合等蓋今祿命之說

玉海○以下文章

文者生於東明於南故書出東北而天見其象虎有文章家在寅龍有文章家在辰文者生於東盛於南是知真文初出在東北也

太平經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闢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

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述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蓋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楊雄疾辭人之富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

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襍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

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所作 四言詩前

漢楚王傅常子孟諫楚夷王戊詩 五言詩漢騎

都尉李陵與蘇武詩 六言詩漢大司農谷永

作 七言詩漢武帝栢梁殿聯句 九言詩魏

高貴鄉公所作 賦楚大夫宋玉所作 歌荆

軻作易水歌 離騷楚屈原所作 詔起秦時

璽文秦始皇傳國璽 策文漢武帝封三王

策文 表淮南王諫伐閩表 讓表漢東平王

蒼上表讓驃騎將軍 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

皇書 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對

賢良策漢太子家令晁錯 上疏漢中大夫東

方朔 啟晉吏部郎山濤作選啟 奏記漢江

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 牋漢護軍班固

說東平王牋 謝恩漢丞相魏相詣公車謝恩

令漢淮南王有謝羣公令 奏漢枚乘奏書

諫吳王渙 駁漢武中吾丘壽王駁公孫弘禁

民不得挾弓弩議 論漢王褒四子講德論

議漢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議 反騷漢楊雄作

彈文晉冀州刺史王深集雜彈文 薦後漢

雲陽令朱雲薦伏湛 教漢京兆尹王尊出教

告屬縣 封事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 白

事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 移書漢劉歆移書

讓太學博士論左氏春秋 銘秦始皇登會稽

山刺石銘 箴漢楊雄九州百官箴 封禪書

漢文園令司馬相如 讚司馬相如作荆軻讚

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序漢沛郡太守

作鄧后序 引琴操有箜篌引 志錄楊雄作

記楊雄作蜀記 碑漢惠帝四皓碑 碣晉

潘尼作潘黃門碣 誥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誓漢蔡邕作艱誓 露布漢賈弘為馬超伐曹

操作 檄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 明

文漢泰山太守應劭作 樂府古詩也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 傳漢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

上章孔融上章謝太中大夫 解嘲楊雄作

訓漢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 辭漢武

帝秋風辭 旨後漢崔駰作達旨 勸進魏尚

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 喻難漢司馬相如喻

巴蜀并難蜀父老文 誠後漢杜篤作女誠

弔文賈誼弔屈原文 告魏阮瑀為文帝作舒

告 傳贊漢劉歆作列女傳贊 謁文後漢別

部司馬張超謁孔子文 祈文後漢傅毅作高

闕祈文 祝文董仲舒祝日蝕文 行狀漢丞

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元伯行狀 哀策漢樂安

相李充作和帝哀策 哀頌漢會稽東郡尉張

紘作陶侯哀頌 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

從弟墓誌 誄漢武帝公孫弘誄 悲文蔡邕

作悲温舒文 祭文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

鍾文 哀詞漢班固梁氏哀詞 挽詞魏光祿

勳繆襲作 七發漢枚乘作 離合詩孔融作

四言離合詩 連珠楊雄作 篇漢司馬相如

作凡將篇 歌詩漢枚臯作麗人歌詩 遺命

晉散騎常侍江統作 圖漢河間相張人作玄

圖 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 約漢王褒

作僮約 任昉文章緣起

文章者蓋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

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

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忤紛襍若子桓之品

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

論於翰林張昞摘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

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

變化不窮俱五聲音之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

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咏規範本之雅什流分

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

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

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
之隸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
冕張左恢廊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
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
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
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
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
約束晷發蒙滑稽之流亦可竒瑞五言之製獨
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
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
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
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
猶未盡除謝混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
擅竒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其述
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
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迴宜祭
公宴本凡准的而疎慢蟬緩膏肓之病典正可
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

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前借
 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觀事例
 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
 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
 傾炫心寬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
 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
 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搆聚言尚易
 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襍以風謠輕
 脣利吻不雅不俗濁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
 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賦有不周道實相
 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志小文終然翳奪故
 兼之者鮮矣 南齊書

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
 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 曆星筮則有方
 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命法 制朝市徵信則
 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 刺解牒萬民達
 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 著言於翰雖藝
 文之末品而致事之先務也故 譜者普也注序

廣雅釋義 卷之三
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于此藉者借也
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
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
別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
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以病各有所主
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筭歷極數見
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
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兄精觀書雲故
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

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鍾調起五音以
正法律馭民八形克平以律爲名取中正也令
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如流水
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命謀無方而竒正有象故
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匠之制器也符者
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
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
繩執契今羗胡徵數負販記繆其遺風歟券者
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

書故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奴則券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音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由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關於州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以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微予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温舒似蒲卽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咨謂之爲籤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尔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古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交故弔亦稱諺廛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泰誓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

况踰於此豈可忽哉

文心雕龍

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効表以陳情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彊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

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襍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

括囊襍體功在詮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准的乎典賦雅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策則楷法於明斷史論序注則軌範於覆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修本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

復契相會參節文譬襍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

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兒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斂而辭當也

古來文才異世爭驅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

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跼步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則字與笑並論蹙則聲共泣借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駛聾矣

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

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

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美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萬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竒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旣行則優劣見矣並上

今之俗也縉紳稚齒閭巷小生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目豕足隨時之宜牛頭馬髀彊相附會

夫把酌道德憲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之也金樓子

楊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爲文有反胃之論言勞神也上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

如西京雜記

崔琦字子瑋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復作白鵠賦以爲諷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將軍累世台輔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蒞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令刺客陰求殺之

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我娶子今見君賢者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後竟捕殺之後漢書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上

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曹大家難之三輔決錄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人不為作
因語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寫記
文不去龔名姓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李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恒有四五百人

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地商芸
小說

朱穆著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寫之

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

也因刺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

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于汾渚曰第四車解既

而禰正平至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

即娥靈也異苑

韋仲將云仲宣傷於肥蕙休伯都無格檢元瑜

病於體弱孔璋寔自麤疏典畧

沈友字子正弱冠善屬文辭又辯於口每所至

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

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吳錄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工用既畢欲刻

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刻去

舊文刊勒新記自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
 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連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
 不測之釁愕然異之問其事杳不復答乃炷香
 虔祝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
 雖已磨滅而當時為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奪
 我之名顯已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
 速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
 人相謝云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
 普告山川萬靈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君依教
 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

錄記

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之見其深

智 文士傳

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
 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
 得令作碑於此重之

語林

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
 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
 殊為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

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機文喻海韞蓬
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然其挾彈
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
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
含咀藝文履危居正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
乘輿之鑿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
文見竒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景陽摘
光玉府棣萼相輝泊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
覈遺文非徒語也

晉書

顧愷之爲父作傳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
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
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
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均孔珪
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
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
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
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

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文中子

宋謝朓十歲孝武詔爲洞井讚於坐奏之

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騫文士逢文卽書

沈不害字孝和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

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

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

南史

王咏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咏見釋慧

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

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爲見而答貧道奴皆

能爲咏曰此將不傷德道耶答曰大德所以不

德乃相對笑竟不看焉

張融自序云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

寄人籬下我之文章體亦何異政以屬辭多出

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

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吾無師

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融自名集爲

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以玉比德海崇

上善

南齊書

高帝輔政江淹爲參軍詔令草檄未就齊相引淹賜之酒淹噉鶩炙垂盡進酒數斗文誥亦辦

上

江淹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船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自爾文章躓矣

南史

劉孝綽少有盛名舅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陸雲公字子龍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

武帝目裴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

並上

梁王筠云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

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
 長敞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極誅鮮
 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
 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
 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瓊怪
 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
 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緝若
 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効
 之鈇墨緘以緹紉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陳江總
陶貞白

先生
集序

昔梁昭明太子集文選以何水部在世不錄

陳庾時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空文士以此譏

之 陳書

溫子昇文章清婉陽夏守傅標值以吐谷渾見其

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流川陰王暉業嘗

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

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後魏書○
梁書劉孝

標事同
不重錄

祖瑩以文學見重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已用北史

李孝基字元操仕齊爲給事中隋初以字行爲蒙州刺史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宦情文意一時盡矣悲夫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北史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唯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

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

辛笑曰可矣家訓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

杜正藏字爲善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

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隋書○以下詞賦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

燭三木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復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創

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康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正泊，有蕪澆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

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矚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爽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矚感

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
 未值至若詩人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
 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
 文麗日月學究天人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
 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不顧吞晉
 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矚之今錄
 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鍾嶸詩評序

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
 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
 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
 敏捷暑賦彌日不獻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
 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一人也

齊陸厥與沈約書問聲韻

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
 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壞怪者也曹攄詩
 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啾呶兩字詭異大疵美
 篇况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
 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鉏鋤為瑕如

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驗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黠默而篇闢、善酌字者、三五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嫱鄞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微人之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對苦心、正對所以爲劣也。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

緘口而捐之此為未知文也

劉晝新論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文心雕龍云

聯句共韻栢梁餘製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消散不復與外

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渙然而

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

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

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

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

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

敢言作賦之心矣

西京雜記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

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以獻之賜錦四疋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

知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韓安國為梁孝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各罰

酒三升

並上

楊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

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新論

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茂如也文心雕龍

魏陳思王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竒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瑟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

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陳思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鍾爍詩評

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西陽雜俎

諸葛恪常饗蜀使費禕禕停食撻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諸葛恪別傳

棗嵩見陸雲作逸民賦嵩以為大夫出身不為

孝子則為忠臣必欲建功立策為國宰輔遂作
官人賦以及雲之賦文士傳

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見
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雲所
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
輒云欲燒筆硯以為此故不喜出之曹志前之
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
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李氏云雪
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

自難得正

右前即前
書崔君苗

有作文惟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蟬賦二千
餘言隱士賦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
事文章實自不當多陸士龍集

詩苑類格謂迴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
云迴文所興則道原為始又傳咸有迴文反覆
詩温嶠有迴文詩皆在竇妻前

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温温曰汝
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沈約野史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
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
以爲詩首鍾燦詩品

褚陶字季雅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
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竒之

晉書

嵇紹新解覓句稍知音律

姜平子天水人仕於苻堅堅宴羣臣賦詩平子
詩內丁字直而不屈堅問其故答曰屈下者不

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

丹鉛錄

宋武帝大會戲馬臺令諸人賦詩王曇首詩先
成帝以問其兄太保曰卿弟何如卿太保答曰
臣弟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武帝大笑

語林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禰有景
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
燦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
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
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
映塵砂未足貶其高潔也

鍾爍詩品

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

宋監典事區惠恭詩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
顏爲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
斥及大將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
叅軍惠恭時往六安陵嘲調未作雙枕詩以示
謝謝曰君誠能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
遺大將軍見之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
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詩齊道猷上人詩齊釋寶月詩惠
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矣羊
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論庾白二
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紫廓所造寶月嘗
憇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齋手本出欲
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並上

謝惠連改詩旣罷無知音者遇好句自吟而已

杜註

湯休謂吳邁云吾詩可爲汝詩父謝光祿云不

然湯可為庶兄

詩品

沈麟士製黑蝶賦以寄意

南史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詩則注水于葫蘆傾已復

注若擲之于地則詩成矣

詩源指訣

高爽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况其

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南史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

率一旦焚毀更為詩示之託云沈約訥便句句

嗟稱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並上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卧靡

不諷詠猶以為未足獨構一室四壁寫沈詩案

頭席上寫小卷及冊子甚夥不復襍一他書大

書額曰沈郎書室

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

土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莊撫其背曰真吾家

千金

南史

齊武陵王曄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陳太祖曰康

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

顏延之抑其次也

南齊書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有人止之照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韜知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大奇之

鍾爍詩品

江祐嘗詣謝朓朓言有一詩已呼取旣而便停

祐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南齊書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沈琛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劉孝綽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卽第三弟孝儀六卽第六弟孝威

梁書

劉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嘗爲詩曰塞外羣鳥返雲中侶雁歸高祖見大怒卽奪侍郎又爲詩二首其一曰鳴鑣響夾轂飛蓋倚林廬其二曰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城關山林遠一去不相聞高祖嗟賞復侍郎沈
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詩得黃門孝綽曰此
卽旣爲風所開復爲風所落也

劉顯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
之於郊居宅壁後顯博聞彊記過於裴顧時波
斯獻生師子帝問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
不及白師子超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
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到漑孫蓋早聰 志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

京口登北顧樓 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漑曰

蓋定是才子翻 恣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
絹二十疋後漑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漑曰得
無貽厥之力乎

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迨
之不爾飛去 並上

有何贈箸者常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言不類
任云卿詩可謂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詩爲

荀號

金樓子

梁武於武德

每詩限三刺成謝微二刺便就

文甚美

梁元帝書記皆出洪亭丁覘之筆軍府多未相

重故語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落花詩自梁蕭子範始

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

文選簡文為晉安王鎮襄陽日引劉孝威等於

此齋綜覈詩集凡十人資給豐厚時號高齋學

士

陳使傅縡聘齊以薛道衡接對之縡贈詩五十

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

投魚耳北史

陳後主集有宜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鈎賦韻逐

韻多少次第而川坐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

後主韻得迕格曰赫易夕擲斥折喞字其詩用

韻與所得韻次則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鈎坐客

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
 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
 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
 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
 夫猶應走鬼北史

祖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辭藻適逸與裴讓之並
 有令譽為當世所推省中語曰多才多能祖孝
 徵能賦能詩裴讓之北齊書

高祖宴侍臣於清徽堂遂令黃門郎崔光讀暮
 春羣臣應詔詩至彭城王勰詩高祖為改一字
 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
 得有令譽高祖曰雖雕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
 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刊以一字
 足以價等連城後魏書

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
 者用之魏收楊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二二首
 盧思道獨有八篇人稱八美盧郎北史
 盧思道與庾知禮作詩知禮成而思道未就知

禮曰盧詩何太眷眷思道曰自許編蒲疾何如
織錦遲談數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
公衆共嘲弄虛相稱贊必擊牛醜酒延之其妻
明鑒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
所容與何況行路至死不覺顏氏家訓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
湯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
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

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

吾是才士家訓

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百藥退謂薛收曰

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

各有端序音若墳麓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

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

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

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

之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

有由矣 文中將

命探于地之以見其志與人采之必得其變合

